乡土人情

乡情，在“说话”与“不说话”之间

■雷乃运

今年秋天，我把乡下老母亲接到城里生活，自然也就没有了以前每个星期天回家的行程安排。乡下的家长里短，现在都是通过本院杜玉梅大嫂的电话得知的。杜大嫂心直口快，做新媳妇的时候，就与我母亲关系比较好，她们是村里人公认的“忘年交”。俩人说起话来没完没了，有好吃的相互交换，有知心话就睡一张床唠一夜。这些年，如果没有杜大嫂的悉心照顾，八十多岁的母亲，是一天也不能在乡下居住的。

前一段时间，杜大嫂突然打电话，说要报告个喜讯，她主动与前院十五年没说话的王婶说话了。两家老宅是前后院，田地也挨着，多年来因相互怀疑偷摘了瓜果蔬菜吵闹不断。大人互不搭话，孩子们碰面也像要斗架的小鸡，怒目而视。今年秋收逢阴雨天气，王婶的丈夫在外务工，一双儿女在高校读书，家中八亩地就她一人忙活。杜大嫂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主动喊上几位妯娌，帮王婶抢收玉米，仅半日便解了王婶家的秋收难题。

细问之下，大嫂说了一番朴实中听的和解缘由。她说自己已是“知天命”的人啦，人情世故要看通透。彼此前后院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且儿女都已长大，老辈人之间的恩怨，不能影响孩子生活。当初日子紧巴，才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，如今确实没有了不说话的理由。

上次回乡，见郑阜高铁呼啸着穿村而过，桥下路口的空地上，悄然形成了一处饭场。中午或傍晚，一个村的爷奶老者、姑婶叔嫂，端着汤菜和馍筐围坐一团，吃着家常饭菜，说庄稼产量，聊村巷趣事。在饭场，我还真撞见了杜大嫂与王婶，她们正坐在一起闲谈，语气平和自然。

在乡间，“说话”与“不说话”，是乡亲们心照不宣的人情标尺。谁家跟全村人都说话，乡邻便公认这家人待人宽厚、与人为善；而两家不说话，见面瞪眼睛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是最直白的矛盾标记。探究乡邻结怨的根源，无外乎孩童嬉闹磕碰、宅基地边界纠纷、建屋高低、门前采光遮挡、田埂地垄曲直、畜禽啃食庄稼，以及亲友债务、老人赡养、言语失和等，这些看似不值一提的日常琐事，一旦计较，便成了隔在心间的一堵墙。

老家有句俗语：“红事要请，白事要围。”这是祖辈传下来的引导乡亲们从“不说话”走向“说话”的一道桥梁。遇上婚嫁红事，主家常会主动放下身段，登门邀请有隔阂的乡邻亲友，借喜事释怀旧怨，靠往来维系人情，让冷掉的亲情、乡情重新温热起来；遇上丧葬白事，乡亲们也大都不计前嫌，主动上门帮忙，择菜、扫地、摆桌，往日的隔阂，就在帮着主家迎送客人、忙前忙后的过程中烟消云散。

小时候，父亲常说，春节拜年也是村民消除隔阂的好机会。与哪家的关系需要缓和、与哪家的误会需要解释清楚，大年初一，有心和解的户主便会随拜年的人群登对方的门，一句吉祥祝福，既契合喜庆氛围，又给足对方面子，于悄然间化解往日的不快。

如今日子富足，乡村基层网格化的温情治理，也在悄然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，乡亲们之间少了斤斤计较，多了包容理解。那些藏在“说话”与“不说话”之间的疏离与和解，沉淀着最淳朴的乡风民俗，也镌刻成每个游子心底最温柔、最绵长的故土乡情。

心有所想

猫应该干什么

■飞鸟

儿时家里养过一只黑猫，喜欢卧在窗台晒暖。在阳光下，它像一块煤炭，泛着熠熠的光。祖母用干核桃般的手指着它，说：“猫是奸臣，狗是忠臣。”我不解。祖母说：“狗不嫌家贫，猫就不中，穷家留不住它，它会想法子跑去富人家。”我望着猫，露出鄙夷的神情，问：“那为啥还养猫？”祖母笑了，说：“因为有老鼠啊，没老鼠养猫干啥。”多么朴素的道理，多么简单的目的。没过多久，那只黑猫不见了，离开了我们家。我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问母亲：“妈，咱家穷得连猫都要逃跑吗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应该是被人家捉了。咱家哪穷了，没饿着你没冻着你的。”我虚荣地欢喜了。后来，我家又养了一只花猫，一身黄褐色斑点，很活泼，从不懒洋洋地卧在窗台上晒太阳。花猫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捉老鼠，到处寻找老鼠的踪迹。有一天放学，我看见很多人围着什么。挤进去一看，我家花猫躺在地上，眼睛半眯，嘴角有血，被过路车撞死了。第二天，我下晚自习回家，月光出奇地亮。我想，花猫也许没死，它循着雾气和月光跑到月亮上去了。又想，月亮上有只兔子，再有一只猫，是不是热闹些？嫦娥会喜欢猫吗？月亮上有老鼠吗？

前几天，我在小区散步，碰见一位雍容的女士，抱着一只尖耳朵的短毛动物。我说：“好可爱的小狗。”女士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这是暹罗猫。”我尴尬得不敢再说话。女士倒是大度，看着小猫说：“小悠悠，问叔叔好。”那只暹罗猫并不理我，舒服地卧在女士的臂弯里。这时，我看见樱花树下有个探头探脑的家伙，哈，是只小老鼠。我忙对女士说，快放猫去捉，让猫饱餐一顿。女士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说：“你怎么想的，居然让我家小悠悠去捉老鼠，哼！”她说完，愤然扭头走开了。我望着女士的背影，低声嘟哝：“猫，不就是捉老鼠的吗？”

见到这位女士后不久，我在小区又碰见一位男士，他也抱着一只猫。猫耳朵向前折，样子很特别。我问：“它真可爱，叫什么名字？”男士眼镜片后透出欢喜的光，说：“它叫球球，是苏格兰折耳猫。”接着，男士跟我讲起折耳猫的生活习性，还有球球的许多趣事。这时，那棵樱花树下又出现一只小老鼠，不确定是不是上次那只。我吸取上次的教训，没有声张，免得自讨没趣。可球球看见了，从男士怀里一跃而下，箭一般冲向老鼠，把它摁住了。老鼠吱吱乱叫，却没有受伤，挣扎几下，逃脱了。男士解释：“球球的爪子剪短磨平了，防止抓伤人。”球球没有放弃，再次摁住老鼠，一口咬住老鼠的脖子。接下来我不难猜到，它一定会把老鼠吞掉的。可我错了。球球把老鼠摔到地上，用爪子拨弄老鼠。老鼠似乎吓晕了，一动不动。球球觉得没趣，转身走回来。老鼠一骨碌爬起来，钻进草丛逃了。球球扭头看了几眼逃命的老鼠，迟疑了一下，最终没有追上去。我想，它迟疑的那一刻，一定是祖先在向它召唤。可惜，那冥冥之中的召唤，消散在灰蒙蒙的云层里。球球扭着腰肢走回来。男士抱起球球亲了几下，说：“我的球球真棒！”分开的时候，男士向我要了微信和单元号，说这两天送我一只猫。

今天下午，我敲下这些关于猫的文字，心里想着那位男士的承诺。也许门铃马上就会响起，我打开门，男士抱着一只猫站在门口，说：“送你的。”我会欣然收下，但不给它起别的名字，就叫它猫。我会让它学捉老鼠，捉到之后，愉快地吃掉。捉鼠吃鼠，才是猫本该干的事。

生活点滴

一句“小草会疼”，让我汗颜

■月下木樨



立冬那天，我去爸妈家和他们一起包饺子。

爸妈和妹妹一家同住，妹妹的小孙子六六一直由妹妹带着。

包素饺子的馅料本已备好，临时起意再加点豆腐丁。我看太阳很好，就提出带六六到小区对面的生鲜超市去买豆腐。

六六今年四岁，虽然调皮，但懂事理，不任性胡闹。所以，带着他很安心。

买好豆腐回家，要经过一片草坪，草坪里开满了黄色小雏菊。阳光下的小黄花，随风轻摇，频频颔首。

我被小黄花吸引住了，想近距离欣赏，而且穿过草坪还能省点路，可以早点到家。于是，我牵着六六的手，准备踏过草坪。

刚要迈进草坪，六六拽住我的手，说不能踩草坪。

看着草坪里那条似有似无的小路，我知道那是一条默认的捷径。

我还想走，六六不同意，说：“不能踩，小草会疼的。”

六六特别喜欢动物和植物。看到不认识的虫子、花草，都会观察半天，问东问西。

我知道他喜欢小花，为了抄近路快点到家，就诱导他说：“你不是喜欢小花吗？咱们去里面看看小花去。”

“二姨奶，你看，这里就有小花。”他停下脚步说。

我一看，六六已经蹲下了，认真地数着花瓣：“一片，两片，三片……”

六六一直由我妹妹带，他们感情很深，有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六六总想着他奶奶。

于是，我又说：“这朵小花真好看啊，掐一朵送给你奶奶吧？”

六六认真地说：“不行啊，小花会疼的。”

“小草会疼的”“小花会疼的”，四岁的六六心里想的都是花草的感受，而五十八岁的我，想的却是投机、便捷，甚至利用他对奶奶的爱，诱导他掐花。

六六犹如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的贪念：贪走近路，贪从众无错，贪占有美好。而可爱的小六六，心灵如水晶般澄澈，小小年纪竟能抵抗住诱惑，只因为“花草会疼”。

我看着六六，感到震撼、羞愧。虽是深秋，我的额头竟渗出微汗。

我蹲在六六身边，告诉他：“二姨奶觉得六六做得对，那咱们就从草坪边上走回家。”

六六开心地点点头，他胖乎乎的小手轻轻抚摸着小花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小花，我回家了，要是你想我了，我还会来看你的。”

在六六的心里，花草鱼虫可能就是家人和朋友，也是有生命、有情感的。

都说“人老返童”，我知道，返的不是年龄，而是纯明澄澈的心灵和心态。但愿，我在七十、八十、九十岁的年纪里，也能像六六一样，心无杂念，天真纯良。

■社址：河南省周口市周口大道中段6号 ■邮政编码：466099 ■准予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的通知书：豫周1902号 ■本市每份零售价：1元 ■印刷单位：周口日报社印务中心 地址：周口日报社院内